同学轶事2

邬峭峰

建秋,同寝室大学同学,来自盛产铁观音的福建安溪。1978年入学时,24岁。报到当日,建秋拿出一只白瓷茶壶、一对白瓷茶盅,放入搪瓷碗内以开水淋洗。茶壶小,比墨水瓶略大;茶盅也小。

开水注入壶内,茶叶胀得满满,顶斜了壶盖。建秋斟茶的手势酷极,右手拇指及中指捏住茶壶两翼,食指点住壶盖,小指优雅跷起,将壶垂直拉起三十厘米,对准小茶盅俯冲,一次一盅。建秋闭住眼,端茶嗅闻后,嗞的啜干一盅,嗞的又灭了另外一盅。我还欢欢喜喜以为,会有一盅是我的。

品茶没我份,并不影响建秋向我求助。当晚,建秋要求我带他找地方一尝酱爆猪肝。当年本校几个大门外,均无商肆,入夜即黑。要找饭馆,只有从正门外中山北路大桥的北端,一直走到南端桥堍下面,单程需二三十分钟。

建秋眼里,酱爆猪肝是上海的魅惑之一。他说,他一个闽南人,为啥第一志愿选填上海,就是为了尽早尝一口正宗的酱爆猪肝。建秋踏进校门的第一念想,足够吊诡。当年我仅18岁,处世经验多来自书本,看问题狭隘。我想,一名山地才子,一脸勤勉才对,怎么会把一啖猪肝,当要事急办呢?

建秋是石匠后代,原乡著名秀才。小小年纪,宗祠内外的文告发布,概由他以文言文写就。建秋笑傲村内村外,瞅他半眼,适龄女孩一律脸颊飞红。

闽南人做菜常用煮这个词,酱爆两字,对24岁的建秋来说,是味蕾之谜,他对此等烹饪手段带来的口舌美妙,充满好奇。

我俩走进一家国营小饭馆,天花板上有两只白色大吊扇在工作,几根日光灯管微微闪动。店堂内烟雾薄薄,两拨男客背心拖鞋,桌面上是扎啤和白斩鸡,麻油香味隐约可辨。刚才还不失倜傥的建秋,突然拘谨了,他对上海的饭馆有些高看。他假姿假眼地看着别处,动作极小地塞给我一张五元纸币。我在柜台前点了酱爆猪肝、肉丝蛋汤和两碗米饭。

四十五年过去,仍记得建秋初尝酱爆猪肝的样子。他沿用品茶的闻香习惯,边咀嚼,边抽吸鼻管,发力嗅闻。在建秋攻击那盘猪肝的时候,我也不客气地截杀了那碗肉丝蛋汤。对铁观音的垂涎落空,让我对建秋的风度有了印象,吃罢猪肝,他定会回来横扫那碗汤的。我先一步将汤底的三四根瘦肉丝搛起,那几根肉丝白里透红。建秋的眼神跟着我的筷头,一路跟到我将肉丝送进嘴里。桌面上所有盘子和碗,已经见底,都在账台取了类似如厕用纸,抹净油嘴,各有各的满足。

建秋的上海生活开始了。其实,校园里的上海味道是有限的。很多年后,班里有位山东籍同学,在京城掌管一家学术地位很高的期刊,他回忆当年上海留给他的深刻画面:清早马路上,看见女性市民脚蹬红色硬塑拖鞋,花布睡裤上有米老鼠若干,一手拎着马桶,一手拿只大饼咬着。上海同学笑了,这确实是当年校门附近的真实场景。

建秋的普通话发音,舌位和口型略家乡化一些。有个别同学,喜欢模仿他,会说,建秋,你看见地上有没有飞(灰)呢?我总担心建秋会生气,但每遇有人拿他的普通话说事,建秋脸上就满满一头雾水,作不理解状。对方只好为建秋进行正误发音比对,想让建秋明白笑点在哪里,但一连多遍,建秋总像在故意错开,把简单的交流,弄得牛头不对马嘴。搞笑者最后反被搞得又累又烦,哪里还有什么好笑可谈。建秋的应对,手法古怪,未见他落过下风。

建秋并不在乎普通话发音被取笑,但对另一件事极不怠慢,这就是象棋的输赢。建秋进校后才正经开始学中国象棋,拉着同学下棋,战无不败。直到毕业,建秋都不知道"臭棋老子",应该念作"臭棋篓子"。他是憋着一肚子不服,回老家的。

当年在棋枰上,给建秋不愉快最多的人是我。那时的建秋有个毛病,他输了棋不让人走,袖子都快被他扯下来了。极偶尔,他要赢了一盘,就摆出有事不便再奉陪的遗憾样子,要你求他方可继续。你要是不求他,他马上变回脸来,说,好吧好吧,再来一盘。他输棋太多,不会轻易放过每一次扳本的机会。所谓有事,不过是虚晃一枪,及时尝一口赢者的优越滋味。

毕业三十周年庆典,校友再聚上海。同学中校长、局长不少,但会长只有一个,就是当年的"臭棋老子"建秋,他担任了市级象棋协会会长。他一直在努力,终成象棋高手。建秋提议再次捉对厮杀,他一口气荡平了当年折磨过他的所有对手。那时建秋年近六十,对棋枰之辱念念不忘,冷血复仇后,他写了一首痛定思痛的绝句。我读后,一个超级玩家的形象呼之欲出。我想转发班群,他说不好不好。我在强行转发前,慎重地问了一下也是同寝室的大哥崇明老陈。

体重两百余斤的崇明老陈,已从中学校长任上退休。在我不到二十岁时,他曾以默默的行为告诉我,凡超胖男子,心思常是极细密的,千万不能被他们的庞大体型带偏。老陈绝活多,且简白至极。比如,买二两粥,他将两只搪瓷碗推进食堂窗口,要一两两碗,再一合,准比直接买二两,要多出不少。

我问老陈,会长的踌躇满志太好玩了,可否强行转发他的绝句。老陈说,还是听会长的吧。建秋身高170,喜欢照片上的自己,身材要高大。有时他发来的照片不知怎么弄的,看上去足有两米多高,也不管失真与否。老陈的意见有道理,建秋应不会乐见绝句中的得意洋洋,在众人面前矮化了自己。

建秋五十岁后,已不再是铁观音的独饮者了。我当年少喝了一小盅,赚大了。他每年都给我邮寄高品质的铁观音新茶。几年前,建秋邀我去了一次安溪,主题还是下棋。我俩在宾馆激烈博弈三日,总盘数他胜出。当然,对发生过悔棋的该如何点算,有过争议。

在建秋家,我见到了他八十多高龄的母亲,老人家非常硬朗,收拾得干净利索。她不会普通话,我们没有语言交流。建秋告诉我,从无陌生人搂过她妈妈的肩头,在拍照时你搂着她,她很重视,事后对建秋说,你那个同学好,他这样搂着我,这样。

我庆幸,向建秋的母亲表达了敬意,以老人家觉得很暖心的语言。

我在安溪街头和建秋告别时,彼此都明白,以后仍在这里见面,应该不容易了。上车前,我紧紧拥抱情如兄弟的建秋,我收不到他身体的呼应,他对这类肢体语言的适应,仿佛还停留在吃酱爆猪肝的那个夜晚。但他是诗人,他的心早已被离绪包围。他的眼角有泪花,我转身就走,建秋的这滴泪应该还掉不下来。

我就转身走了。

春枝(摄影) 汤青

识花人的较真

池 絮

闺蜜家住浦东高行镇,前些日子,在家附近新建的公园散步,无意中发现园中一些树和花草前面挂起了牌子。突然,她在一棵挂着"广玉兰"牌子的树前停下了脚步。正值三月初,只见这棵高约七八米的树上,枝头已结出不少花苞,无叶,花瓣隐隐透着紫色。"广玉兰要到每年五六月才开花,怎么会在三月就结花苞了?再说广玉兰是常绿植物,叶子也不对啊。"她当即就把牌子正面翻到了后面,以示提醒。

过两天再去花园,闺蜜发现不知何时那块牌子又被翻了回来。"我用手机扫了扫木牌子上的二维码,似乎有人在搞什么'植物寻宝'活动,这不是误导人吗?"较真的闺蜜这回一不做二不休,直接打12345电话投诉了。据她说,浦东高行绿化部门反应也很迅速,当天就把牌子摘了。"初春开放的白玉兰,经常被人认作广玉兰。因为两者花色都是白色,容易混淆。可这棵树更像是紫玉兰或是二乔木兰,连白玉兰都不是。"按照闺蜜的原话,本来一个挺好的科普活动,由于缺乏专业人士把关闹笑话了。

事情算是告一段落,可较真的闺蜜把那棵被"张冠李戴"的树以及标识牌分别拍了照,与广玉兰和白玉兰开花资料图放在一起发了个朋友圈,以求准确科普,良苦用心。看完后,我不禁莞尔。闺蜜的做派,倒颇与北宋居住在洛阳的布衣名士邵雍有几分相似。

相传邵雍是个种花、识花的高手。他认为"洛阳人识花者有三等:有嗅根茎而识花,识花之上也;见芽叶而识花,识花之次也;见花识花,识花之下也"。也正因如此,"赏花全易识花难,善识花人独倚栏"的他养成了蒙眼识花的本领,不用看,只用手摸花瓣,便能辨认出这牡丹品种。这位才子一生布衣,不求功名,通过赏花"观造化""出世间",写下了"雨露功中观造化,神仙品里定容颜。寻常止可言时尚,奇绝芳名出世间"的名句。

又是"乱花渐欲迷人眼"的春天。像我这种赏花人恐怕占大多数,花名未必都叫得出,总之好看就行。更别提带着审视的眼光,仔细辨别标识牌内容的真伪。然而,闺蜜不仅爱赏花,而且识花、惜花。她的工作与植物虽无多大关联,但花花草草的业余爱好,在我看来已接近专业水准。通过此事,不得不佩服她过人的眼力见儿和她那满满的"正义感",明明可以当作看不见,还是愿意"挺身而出"为大上海绿化科普尽力,尽了市民的一份义务和责任。这不,我已被成功科普,彻底弄清了"玉兰"家族内不同品种开花的细致差别。下次走在街头,10岁儿子万一再向我打听玉兰花,我总算可以不用尴尬回复"妈妈也不清楚哦"。

月可寄情,花能解语。善识花人何必皆独倚栏?执着那份较真,才能让更多人真正爱上大自然、了解大自然。

"饿煞戏"

吴翼民

人不吃饭会挨饿,殊不知人不看戏也会挨饿。长久不看戏了,有的人真的会觉得饥饿难耐,老一辈称之谓"饿煞戏"。

特殊的年月,真的很难得看上一回戏,即使都是一演再演的"样板戏",久居乡间的父老乡亲确乎心生饥渴呢,如久旱而盼甘霖。

那会儿我由知青被招收到一个县级专业剧团,亲身经历了乡村"饿煞戏"的情状。

那时我们一年到头主要到乡下巡演仍远远不能满足乡亲们的需求,需知一个县有三十几个公社,每个公社有二三十个大队,要深入到每个大队是不可能的。既不能雨露均沾,大多数乡亲只能望戏船兴叹啦。且说我们的戏船浩浩荡荡向乡下进发,沿途总会聚拢起观望热闹的乡亲,因为戏船载着花花绿绿的布景和同样花花绿绿的演员,在一汪碧水和素淡的村岸非常扎眼,孩子们、青壮年甚至老年人都会撵着戏船奔跑,一边跑一边问"戏班子到哪演出呀?"船上便有人大声回答,是去某某镇演出。于是撵着跑的乡人会遗憾地落下一拨,仍有不少人追着船不舍,急迫地发问:"为什么不到我们××乡来演出?"于是又有人回应:"下半年再来你们××乡吧。"岸上倔强说道:"不成,这回无论如何要到××乡。"船上叹口气道:"欠着的戏债得挨一挨二还呗,还没轮到你们呢。"岸上不依不饶:"这回非到我们乡去演不可。"叵耐船过了个岔口,岸上追急的青年见无路可走,索性跳到河里追个不停。看到这样的"饿煞戏"朋友,我们哪能不由衷感动。

那会儿剧团如若下到哪个乡镇甚而大队,便是乡亲们盛大的节日。那时大抵是露天舞台,舞台架到哪里,哪里就是狂欢的中心——在我们到来前,广场上已经密密麻麻排好了位子。孩子们还拥到演员们化妆的后台,唧唧喳喳看演员们扮戏,希冀着哪位演员在他(她)的眉心点个"红痣"或画一撮"胡子",他们便村里村外地炫耀;老年乡亲另有谋算,剧团还没到达他们的地盘,老一辈已经忙里忙外忙开了,必定让后生们先在自己的地盘上高高升起了彩色的旗帜。那彩旗迎风飘扬,在四野平畴非常骄傲醒目。接着他们就四下发出邀请,请外乡外村的亲戚朋友前来他们乡镇乃至村里看戏,杀鸡杀鸭是起码的,还屠猪屠羊,摆开了酒席,请外乡外村的亲朋好友前来看戏做客,自然请来的贵客还有剧团的演员,倘能请上一二主要演员,那是再荣耀不过的事儿。老一辈会念念不忘哪年哪月曾经请得剧团某某角儿来家里吃饭,并且是认了干亲的呢。于是亲朋好友们会恭维不迭,心里盘算着甚时剧团到他们乡村做场子时也来个设宴回敬一下。如若席间果真有剧团的演员在场,那么这一顿酒席足够众人在人前吹个一年半载。

如果说孩子和老人们因"饿煞戏"而饱餐快活,那么青年们"饿煞戏"却是真的"入戏"了呢。剧团的演出会把青年们撩拨得激情偾张,最活跃的是那些尚无情侣的毛头小伙或姑娘,他们每每出没在露天剧场的周围甚或中心,尤其是那些血气正锐的小伙子,只往人堆里挤,哪里有年值芳华的女孩,哪里就是他们进攻的目标。于是观众席时不时会人潮涌动、推波助澜。记得剧团的灯光师傅为了维护观众场子秩序,突然把追光"刷"地投向涌动罗唣的地方,一投一个准,那里准有害羞的女孩和起哄的小伙呢。原来,这才是真正的"饿煞戏"啊。

七夕会

霞飞盈袖香如故

林筱瑾

上海话的语境里,"兜"马路和"荡"马路略有微妙的区别。

不信你把去"兜"南京路和在淮海路"荡"马路,动词互换一下,顷刻变味。南京路是举国的商业圣地,"兜"南京路意味着某种仪式感;淮海路的大部分路段,店面楼上以住宅为主,铺面开间没有南京路豪迈,但百年梧桐加持的商业荫庇,方便了近悦远来,沪音"荡"的婉约也正暗合步履轻摇式的慢节拍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淮海路以亲民利民的姿态满足万方的需求,乃至福泽子民的审美启蒙。

比如味之美。气味,是淮海路的另一张标签。果香、酒香、酱香、乳香、书香、药香 ……还有全国独此一家的脂粉香:妇女用品商店。

她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360万的年销售业绩,稳坐淮海路第一店的交椅,为"妇女能顶半边天"的立此存照。

她是妇孺的天堂:冬日,缤纷的手帕被"册"封立起,围着轴心转动,美如绘本;营业员接过空铁盒,一刮一抹一称,一盒雪花膏递回手里,馨香可抵御一冬的严寒;暑日,嗡嗡的吊扇和店中的花露香水味令热汗顿消;三伏晚,老少们带着竹凳凉席和蒲扇,在店楼边坐着叙家常,敦实宽广的店面有母仪天下的浩荡之气。

"五一"节,淮海路还成为喜庆游行的花街,伴着锣鼓声,花车上亚非拉儿童的扮相吸引了无数人围观。国庆节,路两侧行道树间架起拱形彩灯,跨越在蓝色的人海之上,如道道彩虹。

最难忘重庆路口的那段"陈"香——"淮国旧",黯淡的店堂化腐朽为神奇,氤氲的旧美摄人心魄。被这截异香染过的少年,长大后多会对国门外的跳蚤市场情有独钟。

今日,淮海路的中段是一程海上生活的寻味之旅。"全国土产"刀鱼般细长的店面里,所有的酱菜腌腊被一网打尽;光明邨色香味俱全的熟食,连同翻着花样出台的鲜肉月饼,让外卖长队从大年初一排到腊尾,老人和堂口的糟货是老饕心中的恩物。"长春食品"曾经的网红炸虾片换作四季常青的糖炒栗子,隔着三联书店的橱窗,你闻得到爆浆的书香。

而茂名路口端立的国泰电影院,像岁月不败的冷美人,静观身边潮来潮去。

说淮海路承载着上海人物质与精神的寄托实不为过,为何?因为它接着地气。多如鱼骨般的里弄街坊与之密不可分,像华服的里子。人们可以从石库门或排屋间弯折的小道,转身商业的怀抱,鲜衣华服,美目盼兮;也可以在合用的灶披间内回转有余,锅碗瓢盆,烝之浮浮。这是怎样的一派生活信念!

搬离淮海路已30余年,如何用一样物事形容她?有!市面上那款细颈玻璃瓶的花露水——碧如夏木,侵入记忆,终身成癖。

滴于巾帕,于困顿时醒脑,置于枕间,令伊人绻缱于梦。

时尚